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一

謝

宣諭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昨日臣乞休第七疏下奉

聖旨近來屬官自逞己意通不由堂官朕是以

震怒朕正慮卿病中不安吏部司官已有旨

輕處了着二次輔傳示於卿可寬心調理不必介懷吏部知道欽此臣正在徬徨感怍間隨又蒙

欽遣鴻臚寺官張棟等齎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寓所宣讀

諭元輔覽卿所奏朕不知卿天暑病苦厭倦卿爲股肱之托大小事務正賴卿主持雖東倭浮言稍息國事多艱卿常言以忠報國今閣臣已添卿暫輟閣務可安心靜攝豈忍捨朕求退還着鴻臚寺官傳示朕意欽此臣仍令男衛代于香案前接

諭隨捧至臣榻前再讀一過臣不覺失聲慟哭投地叩頭張棟等感臣之誠見臣之狀亦無不爲臣流涕者伏惟

皇上如此深體臣如此重托臣又如此爲臣而添閣臣鴻臚寺官宣而又宣文書官看而又看其惜臣眞如掌上之珠而保臣眞如乳下之子臣之前疏所謂至情大義不但

直得一死而當此暑天煩瀆
聖慮以此萬千之負博此萬千之
恩慙足以死罪足以死窘足以死鬼神忌之亦
足以死臣死之不遑恤矣而忍言潔身忍
言捨
皇上乎今遵
旨盡輟閣務安居靜室不復敢見一人管一事
惟是昨日所
上代爲銓臣受罪疏其事本由臣發端勢不得
不關情不得不饒舌盖臣身尚在朝以
皇上爲命未有
至尊焦煩於上而臣獨靜舉朝危悚於下而臣
獨安者惟望
皇上推此勉臣安靜之心處臣于可安可靜之
地是即所以全臣活臣也臣今口不能道
辭手不能書感伏枕循床自哀自痛而已
除原捧
御札尊藏外謹具

奏恭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言安心靜養朕心喜

悅銓臣事已有旨從輕處了

乞歸八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八懇

天恩俯憐病臣身廢心勞萬無全理急放殘喘

還鄉事該臣昨又遵

旨靜養旬日不敢以閣中添用人多貪于弛擔

驟言引去盖心體惓惓之

聖懷口誦諄諄之

聖諭臣雖鉄石爲腸必無忍悍然不顧之理此
皇天后土可以鑒臣之誠者也第望
皇上細考方書所載老人内外諸疾有目已眞
盲而尚得回光者乎有脾虛寒顫日夜不
休而尚可驟起者乎
聖諭今日曰靜養明日曰寬假而臣之忍死支
吾今日曰不管事明日曰不見人顧臣能
閉門而不能閉耳盲于目而不盲于心閣
中之事務可輟而此身之憂責尚叢則安
得不愈苦愈煩且愈病也且如近日吏部
司官之事臣已越俎饒舌且托同官二臣
代奏而二臣亦已傳示
諭旨爲臣寬處之故臣知
恩矣然外間終謂臣力能盡得之
皇上而責臣愈備乃臣亦自以其身之未去而
受責無辭如此等事無日不觸耳闘心如
負芒棘而謂臣能靜養得乎頗聞
皇上一向憐臣以其爲

主任謗任勞至於成疾因此愈着疼痛然則何
不就臣病根而治之使之粗全而皮早辭
憂責而去則臣尚有生理不然一面慰臣
靜養而一面處臣必不能靜之地臣死不
足惜而可憐犬馬之身業爲
皇上減膳祈安一場實不忍更自暴殄以絕後
報之望耳此疏通前共已八
上言辭愈短氣力愈窮從此恐遂至於不復能
言而
皇上亦將追悔放臣之不早也臣不勝窮迫哀
苦貪生企
命之至
二十四日奉
御筆聖旨朕之不遠有累於卿久知卿有去志
既屢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
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
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
馳驛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

用該部知道

辭路費加
恩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泣感
再生恩眷控辭非分
殊典懇乞
聖慈俯爲病臣惜福以終餘造事昨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潘朝用將臣第八乞休疏發

皇上下奉
聖旨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
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
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馳驛
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用該
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於榻前令男衡跪
讀未竟不覺以頭觸床放聲大哭舉家老
稚僮僕皆爲泣下自古史冊所載君臣相

遇相成終始完美如臣者誰乎一出再出
千負萬負而又博異常之寵以去如臣者
又誰乎烏鳥之私臣向以累疏瀆
聽不敢復言
皇上又爲之逆探其意於言表明令扶母以歸
兼活二命如臣者又誰乎天地能覆載臣
而不能鞠育臣父母能鞠育臣而不能再
生臣茲
皇上且再生臣矣

恩且加天地父母之上矣而臣又何言以謝何
時何日以報也至於
聖諭首云有累於卿尤切痛心臣以至愚極陋
之資事
至聖至神之主中間粗心戇語不知經
聖度多少包容煩
聖心多少裁答甚至誠淺望輕外致紛紜而反
遺
君父之調燮此爲臣累
君乎
君累臣乎而
皇上恩常上借美復下推此臣之所爲跼天蹐
地不以感死則必以媿死者也夫
皇上再生之恩爲重則
加銜進殿之恩較輕臣負恩之媿爲重則受
寵不辭之媿較輕而在他臣則可在臣則
必不可臣之十疏九辭而偃蹇于未來自
來所未有也臣之十日九病而瘝曠於在

任亦自來所未有也犬馬有心豈不知負
以故
加恩不敢承考滿不敢報報豈徒以全硜硜退讓
之節亦聊以補此嗛嗛未報之恩耳乃今
身去而官反加報窮而
恩愈厚心之不安又豈止百千倍於疇昔而已
耶至於別項
恩典除遣官給驛不敢瀆辭仍容另本具謝外
惟是路費過多超越常格亦望
皇上并收成命使臣盱榻餘生更無不安之慮
庶幾餘福可徼生理易還而仰慰
皇上遺簪敝履之愛者未必不在於此也臣不
深至感至悲惶恐踧踖之至
二十六日得
旨覽卿所奏具見卿謙美至意卿歷任已久爲
國忠勞焦思致疾朕心憫惻進階示酬出自
朕心又何負何媿卿宜遵明命所辭不允吏
部知道

賜歸謝
恩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恭謝異常
天恩事臣昨自蒙
恩放歸後緣以
恩典過隆方具本控辭未敢陳謝乃關中適傳
到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卿謙美至意卿歷任已久
爲國忠勞焦思致疾朕心憫惻進階示爾出
自朕心又何負何愧卿宜遵明命所辭不允
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枕聞
命重以感泣切念臣本以一介之庸材猥蒙曠
世之殊遇從田間以爰立出
國門而再還屬茲多事之時使宅百僚之長
處非其據力不任於負擔勞而靡功動輒
投於疑網致有陰陽之患自知止足之宜
乃荷
聖慈曲垂軫憫旣遣上醫而診視復命中使以
修禳乞還骸骨者以日爲年卧護筦樞者
自春徂夏恤其勞瘁則假之以調攝之期
憐其曠鰥則益之以凝丞之助庶幾得生
於瀕死是以欲遣而復留茲者鑒臣有將
母之愚誠信臣非潔身而托疾俞其末疏
重以明恩錫百鎰之兼金命五章之彩服
光彼原隰介龍節以先驅速于置郵發虎

符而擁傳至於官階之特晉尤非病劣之
宜蒙念已長休理或殊於眞授若爲堅避
迹反類于他援秪拜命以銜恩但捫心而
悚息茲盖伏遇
皇上禮全終始恩并生成上而使慈母扳輿藉
餘光於風燭下而令孤臣丘首侈盛事於
枌榆敢不敬佩
德音永終孝養淵氷自矢啓手足以無慙霜露
未先冀涓埃之必報臣無任慚啣隕越之至

辭
朝獻忠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感戀
天恩略獻忠悃以備去後採擇事臣即日且上
辭朝疏咫尺
天光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而況臣之遇
主最奇蒙

恩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竟
去哉第苦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口
占數條竊自附於鳥死鳴哀之義仰瀆
九重儻裨百一伏乞
聖明裁察施行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惟恨不得瞻辭
御座一奉
皇上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
聖體充腴

聖容睟澤百疾自不能干顧聞不時動火火生
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
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
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
其不直得怒而徒以自損耳譬之一身手
足狼狽天君亦豈得泰然望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爲重怒發能制怒過不遷
萬萬年
宮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於此臣不勝

首願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於天地祖宗而郊
廟二祀乃其所籍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
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易簡而近
來每遇
廟享往往以異姓臨之萬無可感格之理該
臣已屢疏上
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秋雨露
聖情自有不可解者況須臾對越原不妨於順
主歡養故臣望
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
一今進言者類以
朝講並請臣獨以爲
皇上既安靜攝而講章又已進
御非必鵠立竟日而後可以啓沃
聖心惟是
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
人主通者惟此一脉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

而定一刻臨
御勝於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於手勤百言此
臣泰交疏中第一義惟
聖明勵精行之
一詔令不重則天子爲無權乃今非但朝令
夕改盖有上憚於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
且法禁視貴賤爲寬嚴賞罰視緩急爲行
止馴致欺玩夫復何言此今日
主權不立朝政不清之根本臣自愧受事兩年
莫能救挽望
皇上與二三輔弼加意圖之一
皇上每見人請録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今身
已去矣何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諄諄
苦勸者惟望
皇上稍捐成心自擇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
四或已用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
不妨此正所以絶市恩要名之路耳今一
槩重予人以爵禄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

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之使市恩使要名也不可不深思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自不多矣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譽談戰必及兵談兵必及餉以虛實爲是非以賞罰爲虛實則道聽塗說者詘而老成長慮者進議論皆爲用而不爲病矣至於狂瞽犯顏之論則所謂君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爲職尤不可造次加譴臣之褊心所以屢聞謗而不怒者盖實欲以身悟

主使

朝廷之上都俞與吁咈相資愈光

聖德也

一章奏留中與

御朝濶踈其害相爲表裏以臣言之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

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而使人目相疑
相伺於影晻之中也
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
四部乞休
皇上爲之屢降
溫旨勉留其於維持元氣得矣然當審定其人
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
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杼用其身則
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去則必當使之全
其體此乃所謂眞惜老成也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
因一人而累衆人以後忤而益重前忤者
此
雷霆之威間使人不測難以爲常常則玩玩則
輕犯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而臣下不勝其爭此欲止火而
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罰爲今日之規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

孔害必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爲穩着且
先守穩着而徐求倍息可也今縱未即發
內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
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
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一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
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
之之策不在欵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
在添兵而在練兵年來非不屢經申飭而
將吏未見有着實奉行者乞行該部立一
勤惰賞罰之格以必行必速爲主而沿邊
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事知兵者
任之有不效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一各邊虜情既以通欵在前今亦不必務求
意氣責其爲孝子順孫但當持定大體寧
忍其求勿受其紿且如東邊貢而西邊搶
其貌恭而其情脅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
此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

可堅乃爲長慮

一今内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彈舌侮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爲邊臣非大欺大罔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録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至於邊臣之中將才尤難得尤當愛惜但馭之不可不嚴今惟其賞或踰時以至罰亦久廢使人人興灰心掉首苟避文罔之思而邊事不可爲已此當深

戒

一臣竊嘆從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惟

上所加意謂何耳今申飭吏治

旨雖屢下而慘礉趨迎之風自如此非重奬循良緩督征斂而嚴爲貪酷之罰則空言無益也至于撫按舉劾異同理無兩是鼓舞激揚全在於此是有求其實而已臣言止

此人所共知況以
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語不可復聞天下或諒臣
已去之人無他偏曲倍加省念重以繹恩
則亦未必無分毫之助也無任哀懇激切
之至

辭
朝疏

本月三十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銜
恩遠離力疾恭陳辭悃事該臣自蒙
恩允放於今數日滿朝羨臣之榮遇道路感臣
之再生臣亦沾沾自喜以爲不幸而嬰此
錮疾以負

皇上又幸而徼此
寬恩以全母子未暇思去離之悲也乃今倥偬
戒路定于月之三十日啓行咫尺瞻
天遂將萬里而臣至是食不更咽淚不勝彈矣
夫
皇上以國士知臣而臣豈以區區兒女子報
皇上者哉獨念自古人臣以致位一品爲至榮
以歷事十年爲至久以一心一德毀譽不
淆爲至信以全始全終進退以禮爲至美
數者臣皆兼之而此猶外廷之所見也至
於硜硜暗室之守朋友或不及知而
皇上不惟知之且每形之褒奬謇謇造膝之規
賢主或不能受而
皇上不惟受之且多見之施行甚者一家之中
自母及子無不蒙
眷卹一身之內自頂至踵無不蒙
拊摩又甚者爲之徹樂減膳
請命於天而後知臣之眞遭遇眞辜負也祇今

瀕行

恩典超往軼來不知

皇情更何如其繾綣臣獨何心能無耿耿於羹

墻之戀寤寐之思哉惟是疾已中於膏肓

命難期於朝露

闕門在望瞻拜靡緣臣別無可致情只得權

創一禮設香案於卧床之前臣力疾下床

恭率滿家妻子僮僕叩頭呼

萬歲事雖近褻然亦見臣未死一息形雖往而

神未嘗不留身侍母而心必不忍忘

皇上也去國孤臣言盡於此所望

皇上慎起居以凝萬年之

天眷採芹曝以綿萬世之太平而至如臣一介

之有無生死則幸以江湖鳧雁視之莫深

繫懷以重臣負謹再陳辭悃以代

面恩臣不勝回首依依一字一淚悲悵哽咽之

奏以

聞

奏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辭朕知道了炎暑長途卿宜慎重

調攝以慰眷懷該部知道

抵家謝

恩疏

本年七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瘸疾母子蒙

恩造命還鄉恭陳謝悃事該臣昨於五月中八

疏乞骸仰蒙

皇上鑒臣疾病顛連至情迫切萬無可留之理

准令扶母馳驛回籍臣當于本月二十八

日辭

朝三十日出京因見病久不痊惟恐隕越道路重貽

君父之憂只得晝夜兼程以七月之十五日到家訖臣之狼狽不自意留此殘喘得爲首丘之狐反哺之烏此

皇上之賜也長途溽暑寄命一舟而在行僅四十餘日免于風雨波濤之險此亦

皇上之賜也先是臣以爲母陳情言煩聽厭故乞骸八疏中略不敢及母病而

聖諭及之臣初止亦知感恩涕泣北行至瓜洲臣母暴泄仆地不省人事者彌日舉家環哭以爲無復生理已而投藥漸醒復有苟延之望若

聖心預知其事而續以餘命生還者此又

皇上之賜也至于臣再起田間躐登首揆中間所蒙

虛席之待

召對之寵轉圜止輦之聽披肝析膽之親及其
病廢且歸而又爲之徹
御膳以禱
斥帑金以賜假
欽傳以行則臣雖累疏陳之而終不能盡但有
涕泣慙愧耳臣因竊自惟從古人臣得君
如臣比者何代無之顧其君不過委國授
政以竭盡其可用之力何暇恤乎其私迨
其力盡命窮而後以帷蓋恩之亦何益矣

夫孰如臣徼寵以出徼寵以歸臣及母之
尚存母及臣之未死考之載籍曾有如此
遭遇如此僥倖而臣尚能以捐糜稱報者
乎惟是夙業已錮目遂全盲永無再見日
月之期則鬼神實厭而絕之萬死餘負復
何可言者今一念耿耿所未忘芹曝之忠
惟有辭行一疏尚在
御前而喫緊在願養
聖躬厲精

聖政破成心以用人攬羣議以決策則始終望
皇上實聽而力行之此外則有司所自守耳臣
林野廢人自此分無敢强聒朝事但于天
光日影之下祖宗香火之前旦暮焚香叩
頭祈
聖治之日光輝
聖躬之日强固而已臣臨本不勝泣涕橫流瞻
天戴
聖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爲母請
卹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母喪乞
恩查例給與應得
卹典以光泉壤事伏念臣母
累封一品太夫人吳氏先於萬曆十八年偶感
風痰蹇吃之疾一向調治未痊臣之連年
累疏陳情觸藩狼狽至於成疾其實皆爲

臣母也上賴
聖仁洞察特准臣扶母還鄉臣竊自幸受
恩受
其如此身病雖已痼而母疾或尚可支持途次
雖不安而到家或稍便調理以此更起無
涯徼福之想即羣醫診視亦有謂脾脉尚
强任其無咎者不意延至萬曆二十二年
臣母竟以前疾轉篤于十二月十五日子
時身故臣伏自痛恨兩目旣盲又不即死
以餘殃及親即今一身俯仰無復自容發
面刳腸尚有餘負而敢再干
天地之恩增其罪業哉但念
國朝令典大臣父母身故例有
卹恩而例又當子孫自行陳乞臣之不肖倘亦
有可僭援斯例少光泉壤此非人子所宜
避也且臣母昔配先臣夢祥所生二子長
即臣錫爵次爲已故提學副使臣鼎爵其
早年拮据教訓之勞與晚歲死喪疾苦之

狀已略具臣陳情疏中而
皇上亦已屢形之諭札矣及今雖幸八十考終
免於客死然三年之間輿疾從臣再涉萬
里屏居寓舍舉目無親實臣以一官累之
今觴舞既已成空攀號又復不及惟是春
秋窀穸之事又不及臣之未死徼藉
寵靈表章潛德如罔極之報何哉蓋先是臣父
夢祥沒時臣亦嘗援例乞
恩得
賜三品卹典今臣母當合葬不敢擅自開壙
得
諭祭又當從一品官階則臣父未霑之
恩或亦當並及者伏乞
勅下該部量查故事
准令一體頒給庶夜臺寒谷重噓春日之光哀
鳥啼猿稍慰終天之慕臣盲憒即死亦可
見先臣父母於地下矣臣不勝泣血懇祈
銜悚待

命之至

奉

聖旨朕覽所奏知卿母仙逝朕甚憫焉但卿素
禀清弱慎勿哀慼過傷有負朕望卿宜從容
治理着該部便從厚查例來看

謝

賜賻疏

具官回籍丁憂臣王謹
奏爲感激例外
殊恩恭陳謝悃事該臣近以母喪乞
恩奏
聖旨朕覽所奏知卿母仙逝朕甚憫焉但卿素
禀清弱慎勿哀慼過傷有負朕望卿宜從容
治理着該部便從厚查例來看欽此續於萬

曆二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趙喬年齎捧
皇上手書諭札一道到臣原籍喪次臣恭設
龍亭香案叩頭伏讀
聖諭朕覽卿所奏知卿母壽登耋耄正宜安享
豈期仙逝朕甚憫焉特令該部從厚查例卿
宜安心治理慎勿過傷特賜卿賻儀銀二百
兩紵絲四表裏白布二百疋苧布二百疋新
鈔三萬貫着禮部差官賫捧馳驛前去以示
朕優眷元輔至意欽哉故諭欽此隨該喬年
將
欽賜前項物件照數頒給
洪慈大賚情至禮殷並非臣始望所及臣不勝
感激不勝哀慟除先於
龍亭前行五拜三叩頭禮及奉
手札尊藏永爲世寶外茲禮成復
命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南陔慕遠祗
徼追往之榮

北闕恩濃更荷卹生之
賜
玉札驚傳於下里
珍頒愧捧乎充庭對
使蒐遥撫躬涕雪竊惟
累朝之卹典類以大臣而推恩事關孝思故不
嫌於子孫之自請裁有定制且不得以勲
故而加優其或計聞在京分
内帑以資喪費抑有身没于位馳驛使以護
襯歸此乃一時因事之恩揔非今日可援
之例况如臣者無階遇合勞未展於一籌
不次延登
寵洊叨於
三命重以八旬衰疾之母上累
九重盱盼之私鄙賤姓名至屢塵於
御簡道途寒暑亦仰軫乎
宸懷仍
假以昏晨反哺之緣且

賜之綿惙再還之息幸及牖下已獲遂于考終
不揣量盈乃贅于夫
恩卹豈意
俞音之遽降更麗
使札之遥馳白練兼筐載出
天機之錦朱提滿篋並輸
泉府之珍
藩錫既累于百千
温言矧溢乎肺腑上念臣母年垂耄耄惜安享
之不終下憫臣躬質本尫羸恐哀思之致
損
千行親灑恍承慈煦之容
一體情懸具悉恫瘝之狀睠此
殊常之渥典寔爲振古之希聞兹盖伏遇
皇上達孝因心
至仁造命不以犬馬無用而忘帷盖之施不以
苦塊不祥而輟簪履之戀致枉
皇華之重使下臨窮海之棘人

出綍出綸慰勞眞同於父子
賜襚賜賻匪頒並逮于存亡臣工拭目以勸
忠父老環觀而渾涕顧臣久嬰殘疾重罹
閔凶本緣福過而生灾彌恐
恩多而成罪
闕門萬里阻辭控之莫從形影一身悵報酬之
無地惟當敬章
君賜展告母靈庶籍九原徼福之餘即臣萬死
猶生之日葬以禮祭以禮冀少慰乎泣莪
饘於斯粥于斯誓無忘乎結草臣無任瞻
天仰
聖悲感涕洟之至爲此具本稱
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祭父母疏
奏爲父母並荷
殊恩欽遣專官致祭再陳謝悃事昨蒙
聖恩以臣母吳氏病故
特允臣請賜之父母並祭仍加祭四壇又蒙
專遣尚寶司司丞馮渠齎捧
諭祭文聞喪首七各一道到臣喪次隨該蘇州
府備辦祭品已於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二

十四日

宣諭致祭並祭臣父夢祥訖臣不勝感泣不勝

榮愧除先奉

賚恩及未奉葬

恩陸續另本陳謝外伏念臣猥以妄庸起由寒

賤偶叶

風雲之幸會實本怙恃之深恩而

聖主之知未酬人臣之量已極致干天譴備歷

家艱父喪于前母喪于後蕭條弟妹感枝

葉之半枯疾病形骸望崦嵫之且迫臣以

此血隨涕盡懼與哀并冀緩死於須臾庶

少啚於光顯然以

國恩有典非麼麿之得私身寵既盈恐罪業之

增重故頃爲母陳情之疏止以查例量給

爲言所祈不格于有司足慰亡靈於如在

而比者自

天發詔辱

御墨之親摛馳傳

頒恩損
尚方之多幣臣已不勝其隕越人亦且爲之
慚惶至於
祭累四壇擬定策元勳之例重以官從
特遣輟尚璽九列之班事既侈於前聞言復
榮于華衮此悼亡之殊數視恤孤爲更優
爲親雖不敢辭撫已豈望及此此盖伏遇
皇上體臣如父子視臣如股肱始既以臣病乞
骸而逆知其情之有在茲復以臣母背養
而追驗其言之不欺爰倍切於
矜憐特加優於典故輝煌
雲綍招九原長逝之魂絡繹星軺致萬里不
宿之
命謂臣父夢祥禔躬孝友名頗藉於卿評謂臣
母吳氏孅德肅雝行素敦於閨範式裒潛
懿並載
慰章盖自臣兄弟立
朝以來凡洊沐

追封之典又自臣出入內閣而後尚及承祿
養之歡一粒一絲孰非
上賜在官在籍總庇
天慈而至今草土廢疾之身又獲遂泉壑顯揚
之願借餘輝於俎豆庶幾死者之復生慰
長慕於几筵仍幸生者之不死其爲悲感
豈殫名言顧念
宸衷爲臣而興恫
卹典爲臣而破例即二親銜
恩於下地有靦松楸矧微臣拖媿於循墻忍甘
饘粥此生已矣永爲負
國之人有涕潸然尚想傳家之訓惟寶慈而
服儉爲父唱而母隨如
皇上未忘簪履之遺則臣請用爲芹曝之獻過
此以往不知所云臣無任萬感鬱叩哽泣
銜悚之至

祭葬畢事謝
恩疏
奏爲蒙
恩祭葬亡親事畢三陳謝悃事臣以家艱上憂
君父先該兩次
遣官
賜賻賜祭除已陸續祗領另本恭
謝外隨該臣領到蘇州府補給工費銀二百
五十兩當於臣父夢祥原攢之次開壙興

工擇以今年十月十四日奉臣母吳氏合
葬會
欽差中書科中書舍人余思明以督視開壙工
至又會
欽差蘇州府知府孫成泰以奉行下葬等祭至
殊典駢頒
重使接踵人臣存沒之榮未有倫比茲當周
年葬祭事完之後臣謹瀝血叩頭陳
謝者竊念臣猥以孱庸受知
明聖自甲申壬辰之
再召及辛卯甲午之再歸首尾十餘年間有中
而願陳則
皇上之威顏無所不假借有苦而欲訴則
皇上之肺腑無所不體悉蓋天下以此豔臣之
榮而亦以此責臣之備臣亦自愧其酬
恩之淺而乞身之亟也既而歸未半年臣母背
養有如尚淹須臾之待
命而臣母以邸舍凄凉死以道途風露死則臣

終天抱恨視今日復何如然後知
皇上不惟榮臣且假以辭榮中之至榮不惟不
以負
恩責臣且優以割恩中之大恩而臣之感極矣
愧極矣乃
皇情閔然猶以荒原宿草恐潛德之遂湮獨子
單孫痛遺思之罔極
特頒大賚申以
綸恩加邁至於五壇開壙仍煩
專遣即今新丘就窆之湛露方濡計其傭工復
土之資當損中戶十家之產而況
皇皇華袞
奕奕重綸褒其母因及其父哀死者兼慰生者
則
洪慈至仁乃在掩骼埋胔之外而
渥典殊數不特夜臺幽壑之光臣之前疏謂死
者復生生者不死豈虛言哉顧臣眼枯不
見天日身毀僅存人形分于天壤之間必

無久長之理而
皇上料亦審其委頓顛迷灰稿墊溺不足復望
之矣惟是朦箴瞽誦未忘慈儉之規草伏
山棲竊效
岡陵之祝則臣尚幸腔血之猶丹以繼先臣
銜結未酬之志報
主止此報親亦止此至於節次所奉
恩典則臣已鐫勒金石垂之子孫使一門世世
永矢於捐埃四海人人普勸于忠孝而此
外則不敢漫爲雕飾之詞以瀆
聖聽矣臣不勝刺心銘感雪泣悲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葬事已畢朕心深慰知道了亡
部知道